



素素素
作品

[朝暮又相见]

朝暮 又相见

SEE YOU

DAY AND NIGHT.

留洋女中医×便衣警察

她面若冰霜，心却柔软似豆腐；
他看似无赖，实则温柔又专情。

当他坦荡荡地把整颗心都捧到她面前，
她赫然发现不是拒绝不了，
而是不想。等着他将黑暗驱离，踏着光明回到她身边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朝暮

SEE YOU

DAY AND NIGHT.

又相见

素素素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暮又相见 / 素素素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94-1474-8

I. ①朝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8923 号

书 名 朝暮又相见

作 者 素素素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朵 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王小明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25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,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474-8

定 价 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第一章 你好，我是萧迟 /001

第二章 乔暮，你在担心我 /030

第三章 恩将仇报？是甘为鱼肉 /057

第四章 欠我的五分钟 /077

第五章 一块豆腐心 /100

第六章 下回给你做菠萝咕咾肉 /120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第 七 章 喜欢我就这么难承认 /142

第 八 章 我的弱点和软肋 /170

第 九 章 忘了也没关系 /196

第 十 章 赠吾爱乔暮 /214

第十一章 他一定会没事的 /236

第十二章 此后经年，归来有期 /261

第一章

你好，我是萧迟



下午五点，飞机准时降落在霖州机场 T3 航站楼。乔暮收起杂志，站起来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摘下耳机跟在其他旅客身后走出了机舱。

雨后的地面尚未干透，风裹着潮湿冰冷的水汽从远处吹来，刮过脸颊微微有些刺痛。乔暮到行李大厅转盘取回行李，抬手扶了下架在鼻梁上的太阳镜，拉着行李箱走到人少的地方，穿上搭在手臂上的黑色风衣，给发小许青珊打电话，登机前就说会提前到的人这会儿还没影。

“还堵着呢，最少得等上半个小时，我也很绝望。”许青珊的声音传入耳内，嘶哑干涩的声线，透着几分心虚的劲，“你也不挑个好日子。”

“你挑的好日子。”乔暮漫不经心地扶了下架在鼻梁上的太阳镜，视线落到航站楼外。

天空乌云密布，远处的天际线露出一线夕阳的微红，金光四射。

耳边传来许青珊的声音，她“嘿嘿”笑了声，说是能动了，通话随之结束。乔暮收起手机，听着熟悉的乡音神经也松弛了下来，打开包从里边拿出一本杂志，坐在行李箱上翻开。

清明临近，国内到达的航班一趟接着一趟，行李大厅内人流如织。乔暮坐在银色的行李箱上脊背笔挺，一头青丝高高挽起，用一支木簪子固定住，颈项修长漂亮，大大的太阳镜几乎遮去半张脸，只露出尖尖的下巴。

周围人来人往热闹喧嚣，一本杂志认真看完，许青珊也到了门外。乔暮收起杂志，掩在镜片后的脸露出一丝倦色，起身拖着行李箱出去。许青珊站在车边，妆容精致的脸绽开大朵大朵的笑。

乔暮微微挑了下眉，走过去把行李箱丢进车后备厢，听到许青珊说：“乔辉有事不能来，不过在品翠斋订了位子给你洗尘。”

“知道。”乔暮应了声，合上后备厢，折回去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上车。许青珊发动车子开出去，余光扫了她一眼忍不住打趣：“还是我爷爷够开明，不论男女一律可以继承家业，要我说，你们家那药堂不开也罢。”

“你们家三姐妹，没男孙。”乔暮摘下太阳镜，左眼眼窝的瘀青还未散尽，靠着椅背伸直双腿。许青珊被她的话噎得猛地咳嗽起来，好一会儿才止住：“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。”

乔暮没搭理她，闭上眼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。被叫醒时，车子已经停到品翠斋三号楼楼下，哥哥乔辉没来，所以晚上只有她们俩。

上楼进了雅间，乔暮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总算精神一些，漫不经心地拉开椅子坐下，她抬眼望向对面的许青珊：“我眼睛的伤是不是很明显？”回来之前，她出了点意外，差点把自己交代在国外。

许青珊放下手机，好整以暇地望着乔暮，目光审视。估计是国外的日晒太严重，她皮肤黑了一个色号，下巴也尖得特别明显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只是感觉比出国前那阵更冷了点，脸上的表情也越发少了，左眼眼窝那一圈散得差不多的瘀青不是太明显。她去的地方那么危险，能回来已是万幸了。

过了片刻，许青珊弯了弯那双招人的桃花眼含笑摇头：“遮瑕打厚点，别让乔爷爷看到就没事了。”

闻声，乔暮便放心了，抽了张纸巾擦手。许青珊看着她的动作，含笑岔开话题：“要倒时差吗？不要的话晚上一块去玩，我在电台找了份当主播的工作，今天刚谈下来，陪我庆祝下。”

“玩什么？”乔暮拎起茶壶给自己倒茶，意兴阑珊，“我在香港转机的时候睡了两个小时。”

“我跟朋友合伙开了家酒吧。”许青珊嘴角上翘，丢给她一个轻浮的眼神，语气神秘，“你一定会喜欢那儿的风格，说不准还会有艳

遇，欠你的《我有罪》今晚唱。”

乔暮喝了口茶润喉，曲起干净修长的五指轻叩桌面，黑白分明的眼中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：“别艳遇了，我哥说爷爷已经放话，让街坊邻居们帮忙物色合适的对象要我去相亲。”

许青珊一听，顿时乐不可支：“你相亲？别逗了，不把人家吓死都算烧高香。”

乔暮抿起嘴角，眼神流露出一丝无奈，摇摇头继续吃饭。

酒吧离品翠斋不远，也就十多分钟的车程，吃完饭过去已经是夜里八点多，门外停了不少的豪车。乔暮下了车正好手机有电话进来，见是乔辉的号码，朝许青珊摆摆手走去一旁接通。

乔暮接完电话走进酒吧，按照许青珊的交代直接去了她挑的位子坐下。酒吧开在江边，坐在窗前能看到游轮从江面上缓缓航行而过，也能看到对岸耀眼的繁华，沿江的高楼大厦灯光交织倒映在江面上，仿佛落下一地碎金。室内色调整体偏暖非常小资，有演唱民谣为主的乐队常驻，不是太吵的氛围，确实是她喜欢的风格。

许青珊有事要忙，乔暮放松地窝在卡座里，垂眼望着流光溢彩的江面，没有爆炸声没有突然袭击，一切安稳又祥和。乔暮端起桌上的鸡尾酒闻了闻，低头轻抿了一口，收回视线望向忙完过来的许青珊：“我哥跟爷爷闹翻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乔爷爷一直希望乔辉回来把仁济堂开下去，他们不闹才是稀奇事，这有什么可说的。”许青珊坐下，端起自己那杯果汁，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，“要不要我给你挑几个过来，让你选选？”

“脏。”乔暮吐出一个字，歪头望着舞台，“命再硬也得讲卫生。”

“都是正经人。”许青珊嘴角抽了抽，“你不要总是用医生的眼光去看人。”

“正经人谁来酒吧找温暖。”乔暮坐直身子，把酒放到桌子上拉她起身，“你觉得来酒吧专门挑单身异性搭讪的，能有几个靠谱的。”

许青珊无言以对，跟她一块去征用乐队的乐器。上了舞台，乔暮接过鼓手递过来的鼓槌，说了声谢谢，鼓槌在手里转了个花式后大大方方坐下，动作熟稔地开始打鼓。许青珊嘴角抽搐得厉害，跟主唱拿了把吉他开始自弹自唱。

唱到一半，吧台那边忽然传出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人群便乱作一团。乔暮抬头望去，见是有人斗殴蒙了一下，叫醒呆住的许青珊：“你待在那儿等死吗？”

许青珊反应过来，慌忙跳下吧椅退回她身边，抖着手找手机。乐队的几个人已经报警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乔暮抓着许青珊的手，冷静地朝着刚才坐的位子走去。吧台那边打得越来越厉害，保安也不敢上前劝阻，胆小的都跑了出去，胆大的躲远了看热闹。

打了大概五分钟，整个酒吧都乱成了一锅粥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乔暮端起鸡尾酒抿了一口，望着许青珊害怕的样子，忽然很想笑，她努力调整了下面部神经，发现没法做出笑的表情才作罢。

放下酒杯，双人座的卡座忽然多了个人，乔暮鼻尖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，视线完全被对方宽阔的胸膛挡住，耳边听到平稳有力的心跳声。

“乔医生，得罪了！”男人在她耳边低语一声，抱住她的头，掌心贴着她的头顶，摆出一副情人拥抱的姿势。

低沉沙哑的声线，在嘈杂中透过耳膜清晰传入大脑，无比陌生，乔暮被他堵在角落里，一条腿被他的腿压住，脑袋微微后仰，男人发达的肱二头肌隔着帽衫鼓起，顶着她的鼻尖酒味刺鼻。

愣怔了一秒，乔暮反应过来，本能地曲起胳膊隔开两人之间的距离。然而对方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边，她挣脱不开，难堪地保持着暖

味的姿势，黑漆漆的眼里光亮沉下去，深不见底。

过了一分钟，警察冲进来，骚乱的情况很快恢复，闹事的人全被抓住，被殃及的顾客很快被送上救护车，离得近的正逐一接受问话。

乔暮冷静下来刚准备将压在自己身上的人推开，冷不丁地，头顶又传来他满是警告的声音：“别动！”这一次，她确定自己不认识他，黑白分明的眼迅速冷却，出其不意地抽出一只胳膊，曲起胳膊肘用尽全力撞向他的下巴。

萧迟吃痛，短暂的惊愕过后身体前倾，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。乔暮的脑袋撞到卡座扶手，眉头皱了下，双手落到他腰上，下一瞬却忽然缩回手，脸色发白呼吸急促——他身上带着枪，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萧迟徐徐抬头，垂眸望向她不动声色的脸，嘴角勾着，似笑非笑：“三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乔暮仿佛没听到他的话，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，双手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，火速曲起胳膊猛地将他撞开。

“咳咳……”萧迟捂着胸口轻咳几声，听到耳机里传出声音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淡然起身混入人群。

“乔乔乔……暮，那个男……男人是谁？”许青珊吓得话都说不利索，额头冒出的汗珠晕花了脸上的妆容，脸色白得跟吸血鬼似的，浑身发抖地缩在卡座里。

“不认识。”乔暮低头，怔怔地望着微微发抖的双手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显然也吓得不轻。许青珊诧异地睁大眼，不认识还抱那么紧？定了定神见她没事，恐惧散了些，勉强撑着椅子坐直，双手还是止不住地发抖，翻出合伙人的号码打过去。

乔暮抬起头，听许青珊讲了会儿电话，乱糟糟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，尽量不去想摸到枪后，残留在手上的冰凉触感，留下陪许青珊处理后续的事情。

天亮时分，两人终于回到居安巷。两家是邻居，房子紧挨着。乔暮拿出钥匙开了门，摆摆手让许青珊别担心。

许青珊受了惊吓这会儿还有些恍惚，抱了抱她，心有余悸地转身去开门。

乔暮目送她的背影消失，然后进了家门把门关上，放轻脚步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老爷子还没起床，也幸好回来的时候没有提前通知，要是让他知道自己下了飞机不回家，而是跑去酒吧，那跪上三天是不可避免的。

洗了把脸，她从行李箱里把面膜翻出来敷上，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。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，乔辉上来敲门，乔暮从战火纷飞的梦境里惊醒过来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回来了。起床去把门打开，她伸头往外瞄了瞄，迅速收回来把房门关上：“爷爷不知道我回来？”

乔家的房子是祖传下来的，典型的霖州民居。里面的格局跟北京四合院相似，但又有很大不同，待客的前院宽敞，是药堂接诊和治疗的地方，共六间大房，带一个差不多一百平方米的院子。内院住人，有另外的门出入并且不经过药堂。里面还有一方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天井，楼上楼下两层，饭厅、客厅、厨房设在一层，楼上住人，共八间房设三个洗手间。乔暮的房间在楼梯左侧，正对着老爷子的房间。

“还没告诉他。”乔辉拉开椅子坐下，神情不悦，“青珊说昨晚酒吧有人酗酒斗殴，你遇到了点麻烦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个客人喝多了，碰到斗殴吓到失常。”乔暮神色淡淡。乔辉若有所思地打量她一阵，转开话题问她准备找工作还是做其他事。

“先给爸妈上坟，然后歇几天，工作的事不急，我师兄在市中医院针灸科，一直帮我留意着呢。”乔暮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有点担

心眼窝的瘀青被发现，转头去打开行李箱，从里面取出衣服和洗漱用品，开门出去。

“我去洗个澡。”

乔辉点点头，也跟着出去掉头下楼。晚饭的时候，乔暮见爷爷脸色不悦，乔辉也黑着脸，识趣地闭紧嘴巴安静吃饭。沉默的气氛一直到吃完饭还没散，也没人要离开，就那么干坐着。

许久，爷爷抬手轻叩桌面，徐徐望向乔暮，眼神犀利：“今后有什么打算，是回来观光还是长住？”

“长住。”乔暮挺直脊背，搭在腿上的双手习惯性地动了下，左手捏着右手大拇指的指甲，一遍一遍地磨，“我哥不想管仁济堂，我来管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把自己脸治好再跟我谈。”老爷子手上的力道加重，一拳砸下去，发出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桌上的碗盘都跟着震了震。

乔暮手上的动作顿住，无视乔辉递来的劝阻眼神，镇定地接话：“君子一言快马一鞭。”

“我看你能有多大出息！”老爷子哼了一声，气得拂袖而去。乔暮垮下肩膀，起身收拾桌子。乔辉站起来抬手拍了下她的肩膀，一脸自责：“是哥不好，这件事我会帮你。”

“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喜欢。”乔暮偏头对上他的视线，僵着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，若不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双眼在笑。

乔辉知道她的脾气，索性就没有多说。乔暮收拾好厨房，上楼敷了个面膜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醒来后，她联系上师兄孟长风，得知他晚上才回老家祭祖，便约他见面。

两年多没回霖州，老城区还是熟悉的样子，但江那边的新城区高楼林立陌生得她几乎不认识。

找到见面的餐厅，乔暮停好车熄了火拔下钥匙下车，摘下脸上的墨镜，拢了拢身上的白色风衣，锁了车推门入内。地方是孟长风挑的，一家新开的西餐厅，装修非常有格调。

“乔暮。”男人含笑的声音传过来。

乔暮循着声音望过去，眼底闪过一抹诧异，下意识加快脚步。两年不见，孟长风的变化有点大，要不是他先打招呼还真认不出来。

“整容了？”乔暮拉开椅子坐下，平调嗓音没有丝毫的起伏。离得近了，他脸上的表情变得鲜明，嘴角的笑容似笑非笑，炯炯有神的双眸透出几分得意。脸部的骨头没动过，五官也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饰，百分百原装，帅度却甩了毕业前的他十万八千里。

孟长风被口水呛着，脸上那丝不明显的笑意迅速敛去，偏头朝向一旁剧烈咳嗽起来。乔暮垂下双眸，拿起桌上的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，端起抿了一口：“还是有女朋友了？”

才停歇的咳嗽声又响了起来，孟长风那张斯文俊秀的脸庞，隐隐泛起一层暗红。乔暮见状，索性不再看他，扭头望向窗外的街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侍者送来菜单，孟长风也停止了咳嗽，含笑打听她在国外的生活。两年不见，她的情绪更加不显山露水，几乎看不清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是否还会笑。

乔暮三言两语揭过去，点了东西把菜单还给侍者，曲起干净修长的五指轻叩桌面：“今天找你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“你说。”孟长风含笑扬眉，不动声色地说，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我自己的事，自己可以处理，找你是因为我的脸，我记得你的毕业论文就是拿我当案例，方便让我看看吗？”乔暮张开手随意搭在桌上，目光专注，静静地看着他。

孟长风心跳漏了个节拍，眼中燃起一丝按捺不住的激动：“当然

没问题。”

“回头发我邮箱。”乔暮拎起包，优雅起身，“我去洗个手。”

孟长风微笑点头，双手紧张地攥成拳头，又一点点松开，如此反复数次，脸色渐渐恢复正常。乔暮很少求人，也不喜欢欠人情，从大一一开始他就没在她脸上看到过第二种表情，一直到本科毕业前夕，才知道她的脸受过伤，导致部分神经麻痹，一直没能恢复过来。读研的时候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想帮她恢复，可惜她并不配合，眼下她突然求助，当真意外至极。

乔暮找到洗手间的位置，绕过摆在走道前的发财树。这个点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，店里除了她和孟长风，就只有靠近收银台的两个桌位有人，一对年轻的情侣，两个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男士，气氛温馨安静，洗手间这边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

拧开水龙头洗了手，乔暮抬头望向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的妆容，晒黑太多，不化妆根本没办法见人，眼窝受伤的地方还有点淡淡的黄。补了些口红出去，走道里忽然进来人，她下意识地避开，谁知那人却好似故意一般，倏然攫住她的胳膊将她重重抵在墙上。

阴影笼罩下来，乔暮的视线完全被遮去，只看到一片白，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嗓音：“帮个忙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
乔暮甩开他的手，谁知他忽地倾身下来，贴着她的耳朵哑声警告：“配合下。”说着，他偏头往用餐区瞥了眼，捉住她另一只手的手腕，牢牢摁到他腰上，宽阔的胸膛沉沉地压上来。

乔暮后背撞到墙上，寒着脸偏过头，毫不犹豫地曲起膝盖反抗。萧迟早有防备她的腿，隔开后听到有脚步声靠近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抓住她两只手的手腕反剪到她身后，另一只手抱住她的腰将她带过来贴着自己的胸口，距离很近地盯着她的眼睛，眼神带着警告。

她的眉色很淡，刷了层深棕色的眉粉，眼睛大小正好且修长，眼

尾略弯向上翘，睫毛浓密，鼻子高挺，嘴巴轮廓极美，颧骨偏高，下巴尖尖。

组合在一起，眉梢眼角都有种说不出的森然冷意，偏生又该死的好看勾人，尤其是眼前这副，明明气到想要杀人，却依旧不动声色的样子，最让人血脉贲张。细想想，认识她三年，好像这张脸上的表情就一直没变过。

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停在发财树后，男人说话的声音传来：“看条狗都看不好，我养你们干吗用！”一连串粗鄙的骂声过后，那人挂断电话，脸上挂着薄怒绕过发财树进来，看到他们似乎愣了下，随即吹响口哨转身进了男厕。

是两位男士那一桌的其中一位客人。乔暮脑袋贴着墙面微微后仰，被压在身后的手动了下，清冷的目光徐徐对上压在自己身上那男人的眼：“松开！”

“好。”萧迟垂下双眸，迅速抽身放手，“谢谢帮忙。”语毕，完全不给她反应的机会，转身往后厨的方向扬长而去。混合着烟草气息的男性体味散去，发财树的树叶被他带起的风吹动，幅度很小地摇摆起来。

乔暮压下心慌，低头看着冒出一圈又一圈红痕的手腕，沉静如潭的眸子隐隐燃起怒火。平复片刻，她勉强站直身体加快脚步绕过发财树，若无其事地回到孟长风身边拉开椅子坐下。

萧迟站在后厨门后，听到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目光扫过乔暮的侧脸，落到她对面的男人脸上，漫不经心地扯了下嘴角：“这就来。”关掉蓝牙耳机，他把身上的厨师服脱下来，拍拍餐厅大厨的肩膀，从采购的后门径自离开。

门外的街道临时停车线里停着一辆黑色福特，车顶上落了不少红色的木棉花瓣，看起来似乎停了很久。萧迟上了车，负责开车的关正

眯起双眼，朝着餐厅点点下巴，脸上露出八卦的笑：“前晚酒吧抱过的那个女生，看上了？”

“滚！”萧迟打开蓝牙耳机，拿起丢在挡风玻璃前的平板，“三儿他们去跟踪信号源，那两个很快会出来，注意盯着。”

关正“嘿嘿”笑出声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：“没看上，你把人家摁墙上壁咚？”

萧迟也斜了关正一眼，吊儿郎当地架起腿，摸出一根烟叼到嘴里点着，将车窗开了条缝，青白的烟雾从他唇边散出来，融入空气中随风淡去。搭在腿上的手无意识地弹了几下，他回味着乔暮面无表情的样子，眸色渐深。

次日，乔暮醒来时天刚蒙蒙亮，空气潮湿发闷。乔暮洗漱干净下楼，乔辉在前院练功，老爷子还没起。她活动了下四肢上前：“还有几天假期？”

“晚上就得走，这边交给你。”乔辉倏地出手，力道大得惊人，“下次被人欺负脱身要紧，不要犯傻。”

乔暮惊了下，狼狈避开：“我在酒吧没被人怎样，不用试我。”乔辉不说话，手上的招式却越来越急，一副非要逼她出手的样子。乔暮避让几下，实在退无可退，只好咬牙迎战。练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老爷子咳嗽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，两人双双收手打招呼。

老爷子点点头，让乔暮去准备早饭，面色阴沉地命令乔辉陪他练拳。乔暮深吸一口气，递给乔辉一个安慰的眼神，抖着发麻的手臂转身进了内院往厨房去。负责做饭的刘妈休假祭祖，只能她动手。

简单吃完收拾一番，乔辉把东西放进车子后备厢，载着乔暮和老爷子出发去墓园。霖州就一处墓园，他们已经很早了，上山的时候还是被堵在路上。老爷子嫌车里等着不舒服，招呼乔暮跟他一道下去。